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韩〕金文洙 著 金莲兰 译

未选择的路

一个是职场上屡战屡败的诗人，一个是为情所伤的女招待，当才子遇到佳人，浪漫言情却没有如期发生。漫漫人生路，青春与艳遇、暗算与图圈，不过是过眼云烟；相伴厮守一生的，惟有才华、抱负与操守，还有并非一见钟情的她。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 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上海译文出版社

〔韩〕金文洙 著 金莲兰 译

未选择的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选择的路 / (韩)金文洙著;金莲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韩国现当代文学精选)

ISBN 978-7-5327-4665-1

I. 未… II. ①金…②金…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608 号

가지 않은 길

김문수

本书根据“好日子”1999 年版译出

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图字:09-2007-395 号

未选择的路 [韩]金文洙 / 著 金莲兰 /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39,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665-1/I·2635

定价: 2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12-52397878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罗伯特·弗罗斯特^①《未选择的路》

代序 著者给主人公的信

姜正吉君：

今年，我一如往年地在塑胶版上刻十二生肖，准备印制贺年片。可是，身为己卯年生的兔刻着己卯年的小兔子，我的心情有些奇特。忽然想起日本诗人石川啄木^①的诗句：“如同一块石头滚下山坡，我随风飘移，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据说，胳膊或腿由于事故被截断，那已经不存在的肢体部位还会不时地感到疼痛，这种疼痛谓之幻想肢痛。我蓦然感到我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就像被截断的肢体，留下了永远的隐痛。

姜正吉君，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好像是马基维利^②说的吧，说“人们只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保持正直，不然的话会毫不顾忌地撕下正直的面具”。我不知道我的过去是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有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一向力图使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蹈上述覆辙。也许正因为这样，

人们才说我不知通融，有人还说我顽固不化。

姜正吉君，你也知道，“通融”这个词原本是指短期借贷金钱或物品，或变通方法给人方便，这里的前提是透明性和迅速性。要是这么说，我这也算有着不亚于别人的通融能力。而顽固不化这个词是实在太固执，一点不知通融的意思。不知通融或许是不可取的，但是固执这个词是坚持自己主张的意思，这本身并非不好。坚持自己好的主张，有什么不对？坚持自己错误主张的死顽固才是不好的。说心里话，我算得上是固执的人。文学现在是到了去除泡沫的时候了。文学本来的面貌要得到重新评价，文坛要提倡温故知新的崭新风气，这就是我的固执，这怎么能说是顽固不化呢？

姜正吉君，如今这个世道真让人搞不懂。不仅是敢于将正确的说成正确、将黑的说成黑的人越来越少，反而是那些面对不义麻木不仁的人被夸成识时务、会通融，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人过得更滋润。

姜君，你还记得那个跟女人相约在桥底下见面的男子吗？突降暴雨，河水暴涨，可他说不能毁约，硬是抱着桥墩被活活淹死，那人叫尾生。

姜正吉君，我知道你不是像尾生那样死心眼的人。你会像尾生那样信守诺言，可你不会像他那样被活活淹死，你会在桥上或附近某个地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诗人、评论家。1905年发表第一部诗集《憧憬》。

② 马基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

方等女人过来。所以,我喜欢你这个人。而且,我知道你绝不是损人利己或是把自己的幸福构筑在别人痛苦上面的人。所以,我喜欢你,还希望更多的人理解你、喜欢你。所以,我把你当作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姜正吉君,我恳切希望能把你的另一些故事,那些虽然孤独、但充满意义的生活介绍给更多的人。

己卯年春于晚翠斋

目 录

代序 / 001

第一章 诗人之恋

第十三份履历表 / 003

瑞雪 / 011

时辰不好 / 018

印花釉法 / 030

辞职 / 036

颜面问答 / 045

两封意外的来信 / 052

心旌摇曳 / 058

自作多情 / 067

决断 / 074

同种相斥论 / 083

诗人之恋 / 091

在希望旅店 / 097

悔 / 104

第二章 母亲

媒人的婚事 / 117

候鸟栖息地 / 126

女菱 / 133

逆鳞 / 140

续逆鳞 / 149

忘年会 / 156

喝不醉的日子 / 164

和解 / 178

双曲线 / 187

母亲 / 193

出乎意料的提议 / 201

第三章 未选择的路

变矮的个头 / 215

血汗工厂 / 221

皮包和货郎 / 230

酒席放谈 / 239

又见善美 / 250

话虽无脚 / 259

讨价还价 / 265

录音带 / 277

解开的谜底 / 287

未选择的路 / 294

译后记 / 308

第一章 诗人之恋

他的耳畔开始响起《沃尔塔瓦河》^①。

从波希米亚深山老林涌出的两条泉水汇聚在一起，
水流蜿蜒碰撞着岩石，发出欢快的动静。

阳光下晶莹剔透的泉水，

猎人的笛声，牧场里热闹的婚礼……

河水不停地奔流，到了急流险滩，

水波吞下了岩石，迸裂为壮观的水花。

他的耳畔不停地奔流着沃尔塔瓦河欢快的涛声。

①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第二首。

第十三份履历表

屋外寒风凛冽，窗玻璃在不住地呻吟，路旁的街树活像硕大的魔爪，挥舞起无数的枝条，肆意抽打着天空。

姜正吉枯坐在茶座临窗一个角落已整整三十分钟了，这里背得连炉子的热气都传不过来。孤零零摆放在他面前茶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固然因为挨近炉子的位子早已被人占满，但也是出于宁肯冷一点也要安静一点的考虑。

没等屁股沾上座位，他就迫不及待地掏出塞在裤后袋里的报纸，细细地翻阅着广告栏，以防今天将要递交的第十三份履历表再次有去无回，好寻找下一个投递履历表的地址。可任凭他睁大眼睛，也没能发现有意救济服完兵役且身体健康的大学毕业生的去处。于是他的失望愈加肥厚和坚硬起来，犹如古树的树皮。

他只好悻悻地把目光从广告栏移开。

1967年1月27日，这天晚报头版头条是旨在促进在野党大联合的第一次四方会谈举行，推举尹潽善^①为总统候选人，俞镇午^②出任党领

袖。可就是这样一条新闻也未能稀释他的失望。别说是摆脱失望,倒是平添了一股愤怒。说老实话,在兵营呆了三年,他对外面的政局可谓一窍不通,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他真切地感到外面分明出了什么毛病。

突兀地,有两个词扎进他的脑海,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国务活动家”。这两个词固然都是政治的范畴,但是如果说政客是只盯着自己利益的小人,那么国务活动家则指那些忧国忧民、关注未来的领导人,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吧。

我国有国务活动家吗?假如有着这样的领导人,无数的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那国务活动家们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

姜正吉不由得摇了摇头。盘踞在脑海中的“政客”和“国务活动家”这两个词被摇散,像青蛇一样溜得无影无踪。

他把摊开的报纸仔细叠好,推到茶桌的一角,然后掏出被小心放在西服里袋中的那个装着履历表的信封,下意识地喃喃着:

“求你了,你可不要被吞掉,已经吞掉了整整十二个家伙了,不是吗?求你了……”

他像个吹小号的,把嘴贴在信封口吹进一口气,然后从鼓鼓囊囊的信封里掏出履历表,像个一丝不苟的校对员逐字逐句读了起来。

①尹潽善(1897—1990),大韩国第四任总统。

②俞镇午,法学家,时任韩国新民党总裁。

他的目光穿梭于入伍的日子 1964 年 7 月 18 日和复员的日子 1967 年 1 月 24 日之间。算起来他被兵营禁锢了整整 31 个月，获释时已经 28 岁了。

“当兵三年，桑田变成沧海喽。”

好像是要说给别人听，他竟然说出声来。他正寻思着汉城人口的急剧膨胀。

1960 年，汉城人口尚不足 250 万，可不过六年，人口竟然翻了一番。

就是他大学毕业的 1962 年，汉城人口充其量才 270 万，可当时得到一份工作也早已难于上青天。记得当时还没有毕业，大家便对找工作忧心忡忡。

姜正吉的脑海里镌刻着一张照片，是刚刚停战的时候一个摄影家捕捉到的一个阴郁的画面：那是一个年轻人，胸口贴着一块大大的写有“求职”字样的标签，低垂着扣着斗笠的脑袋。每逢想起这张照片，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不安，黯淡失落，但还是抱有服完兵役总会有出路的一线希望，就算是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古话聊以自慰吧。可是，到了真正退伍的今天，他算是彻底地蔫了。想起穿上退伍的服装离开部队时轻盈的脚步，兀自感到苦涩难耐，眼前浮现出部队驻地正门哨兵的脸庞。记得那哨兵满脸艳羡地朝着他们一行退伍兵举手行礼，清脆地喊道“恭喜你们”，那喊声至今萦绕在耳畔。

一行中不知是哪一个做了奇特的答礼：

“喂，金一兵！我要是你，宁肯去自杀！”

记得大家接下他的话头，抛出不相上下的揶揄，狠狠地刺激着哨兵的心。他们就这样边戏谑，边像一群放飞的鸟儿，手忙脚乱地溜出兵营。当然，他的心情也轻快得不得了，活像扒掉了一身破烂，换上了簇新的衣服。

那天的记忆不可抑制地展现在眼前。

去行政班办好转业申请转身走出来的时候，作战官李中尉在后面叫住了他，说道：

“姜兵长，真心祝贺你！”

姜正吉随口说声“谢谢”，想要挪步离开，李中尉却像被强力磁铁吸住的铁块一样黏上他，匆忙又加上一句：

“上次的事真是对不住，忘了它吧。祝一路顺风。”

作战官突然伸出了手，他懵懂地握了握。可他旋即对自己那只被作战官攥住的手感到恼火。这不成了答应忘掉“上次的事”了吗？这握手本身不就是出于亲密或某种交易而做的身体接触吗？可他既不想跟作战官表示亲密，更不想跟他做什么交易。因为“上次的事”对他的伤害实在是大了一点。

“上次的事”发生在1月1日。那天，他接到作战官一个电话，便急急赶到单身军官宿舍。作战官正在跟其他行政班的军官打牌，他叫姜正吉去是命令他杀鸡。他们脱下来的外套旁边果然放着一只绑着的土鸡。就算是上下级关系，但让一个离退伍还不到一个月的老兵做这种差事，也实在说不过去吧。而且，还不是平常日子，在新年第一天让人

杀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从来没杀过鸡！”

“那好哇，今天你就学学看。姜兵长你就露一手，让我们尝尝香香的鸡汤吧。”

“我去派一个会杀鸡的过来。”

“好哇，你小子，怎么这么多事！臭小子！军令如山，让你杀就得杀，懂不懂？”

“我干不来。”

“你不干？”

作战官一把甩掉像扇子般展开的牌，忽地跳了起来，命令他立正，然后就开始死命抽他的耳光。作战官认为他当着别的军官的面让自己下不了台。

其实，他当时之所以忍受着挨打而不肯杀鸡，是因为他趁着最后一次休假，已经向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递交了履历表，而且还从其中的一家得到了有可能被录用的书面通知。他怕无谓的杀生会招来某种报应，坏了自己的大事。

姜正吉竭力想甩掉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瞅了一眼腕上的手表。

离一个前辈介绍他见面的综合教育杂志——O杂志的主编回单位的时间还有整整二十分钟。

他去卫生间解了手，又要了一杯咖啡。他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小时，还要再呆上二十多分钟，就算是买座也得花这点钱吧。

茶座小姐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张开小嘴鸟儿般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真难为您在这么冷的地方坐了那么久，可想让您挪挪，也得有空位呀。外头实在太冷，客人来了就不想走呢。我看您好像在等人，怎么抽这么多烟？等爱人哪？”

“不是等人来，而是等着走呢。”

“这话怎讲？”

“不是等人过来，而是等着时间流逝呢。”

“哟，您真会说话！”

俄顷，小姐给他换上一个空烟灰缸，端来咖啡，索性坐到他身旁，又开始叽喳起来。

“我可以坐坐吗？您反正等时间流逝怪无聊的，我想陪您说说话。您是当兵的，是军官吧？看来不像是少尉，是中尉？”

那个女的有意瞥了瞥姜正吉剃得短短的头发。

“一个星期之前是个兵长。”

“我的妈哟，撒谎！兵长怎么会这么大岁数？您是怕我让您请喝茶呀？”

“就算是大兵一个，请小姐喝茶的钱也还是有的，你随便来一杯吧。可是，你说我岁数大，可叫人心酸啊。”

“哟，我的天啊，那怎么会呢。密斯李，上这个！”

小姐就像是来喝茶的顾客，挺有派头地叫唤着同伴，还用舌头抵着